祠堂酒

■陈再伟

想不到，第一次吃祠堂酒，竟是在百里之外风景如画的永嘉县古村落——白泉村。已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的陈氏大宗祠，历经千年之后，又在今年2月初九，鼓乐齐鸣，大门洞开。宗祠里外，比肩接踵，人流如织。98桌酒宴，不多不少，刚好把这古老大宗祠，塞个满满当当。瑞安来的宗亲，被安排在大戏台正面一角。登高一坐，呵，顿生入宴如入戏，今朝谁主演之感。

与永嘉白泉归宗认亲，只是近10来年的事情。据记载，明朝英宗年间，我太祖公不知何故，悄然告别楠溪江秀丽山水，渡瓯江，穿鹿城，过白象，下仙岩，一路沿温瑞塘河南下，终于在莘塍董田，流连于河柳似烟，荷花如海，心念一动，便寻得负阳抱阴、曲水游龙处结庐营生，并亲手种下一棵榕树，立地为号。从此天地之间，多了那一抹日新月异灵动的风景。

不经意间，500多个春夏秋冬一晃而过。细细思量，不知当年背井离乡的太祖公，以及嗣后几代祖宗，有否和白泉房族保持联系，为何族谱中只字未提？他们何曾料到，要不是白泉宗亲主动寻访，历经几番考证，自己的后裔子孙还以为家族的渊源仅仅“源自中原，迁自福建”而已，500年以前的历史，差一点点就成了永久悬疑。难道，这就是开宗立谱的气概？还是他们在刻意回避什么？幸好，咱们中国人家族谱牒，自有一套辨别渊源的古老密码。

翻开2014年末出版的《中华陈氏》一书，从3100年前始祖胡公满诞辰至今，陈氏后裔由河南淮阳发端，逐渐向全国各地繁衍播迁，120多世，涉及8000多万之众，居然根系分明，脉络清晰。西晋末年、唐初、唐中、北宋、元、明期间因朝代更迭、天灾人祸作几次较大规模人口迁徙，宛如眼前。谁曾想，如此工程浩大的通联、采访、编撰工作，居然全凭着各地陈姓后裔分头访考校录，四处奔走。连点成线，拼木成林。其连枝接脉重要秘诀，就是依靠散落各地陈氏族谱中的房派、谱序、世系图、字辈谱。着实可叹，世世代代华夏子孙的潜意识中，竟如此深刻地镶嵌着族根思想，以至于形成近乎顽固的文化认同。五千年中华民族史，就这么朴素而自觉地分散在千千万万个貌似杂乱、独立、封闭的家族谱牒中顽强地记载、传承着。这在世界各民族中，恐怕绝无仅有。

站在素昧平生的唐朝开宗一世祖画像前，时间仿佛变得异常凝重、稠密。千年光阴，竟然成了伸手可及的咫尺距离。恍惚间，对面的他，慢慢隐去一身的官袍和威严，任凭慈祥笑容渐渐浮现。莫非，他还活着？笑话！都1000多年了。可今天济济一堂的每个人身上，明明还流淌着他的血脉。饱含“忠孝节义，礼义廉耻”的族规、祖训，明明是他年复一年不厌其烦地对后人的嘱咐、告诫、劝慰。

抚古思今，不禁令人感叹。国与家的命运，在这里竟拼接得如此严丝密缝。国泰则民安，国强则族盛。如今，已经剥离掉宗法威严的宗祠，不正是后裔们涵养正气的精神家园吗？

在这里，人的一生都将被荡涤浓缩。传世的，一般不超出百来字。生命简单、短暂到几乎不真实状态，似乎像雨后晴空里的一个个水分子般，在历代祖宗光照之下出现的绚丽彩虹，也仅昙花一现。但千千万万个水分子，不断凝聚起来，向着东方，奔向海洋，就能烘云托日蔚然成观。

莫非，清明的祠堂酒，也是冥冥之中先祖们维系家族兴旺的又一个密码。

从白泉回来，再次路过莘塍董田那棵历经五六个世纪的大榕树，远远望去，还是那样郁郁葱葱，浓荫覆地。咦，这难道仅是一棵树木？它明摆着是一座简洁而隽永的文化标识。再过千百年，无论身在何方，只要一提董田“榕树陈”三个字，不用再等到手捧祠堂酒，他的后裔们就能相认。

哦，或许这就是基业开创者特有的智慧。

忆祖父

■洪小兵

4年前，我失去了最疼爱我的祖父，深深的缅怀总是悄然无声地占据我内心最深处。

祖父是抗美援朝的志愿军，虽在朝鲜战场捡一条命回来，但不幸双脚被截肢，生命中最青春年少、风华正茂的祖父从此失去双脚。但意志力坚强的祖父活到了90岁。

年轻时根本看不出来他是个残疾人，按上假肢仍健步如常人。祖父生性豪迈，说话嗓门大，笑声爽朗，喜欢聊天，爱抱不平，也很会骂人。但从小对我姐妹俩很宠爱，一见面，他都会说：“阿姆，来了啊！”

祖父从小没上过学，只在部队营校里读过几年书，但他很会说话，语言极其幽默。有一次血糖突降，昏迷不醒。接到祖母电话后，我们马上赶到老家，把祖父抬到医院抢救，量血压、测血糖、上监护，挂点滴。不一会儿，祖父眯起眼睛，裂开嘴笑了笑，深吸一口气说：“嘿，现在死不了了！”

祖父是个坚强的人！祖父在世时总是在梦魇里和鬼魔打仗，事后他都会告诉我说：“昨晚和鬼魔打仗我又赢了，可以再活两年，你信不？不相信？那我写保证书给你吧！”祖父喜欢让我陪他喝点小酒，聊聊家长里短，他总劝诫我说：“人生在世，钱财是身外之物，别太看重！”祖父的价值观让我一生受用。

祖父喜欢反复唱：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我把前面两句话写下来让祖父背，并告诉他这是一位伟大诗人写的一首诗。到了周末我回老家看他，他总会羞涩说：“我怎么这么笨啊，就是背不会呢。那你下周再来‘检查’吧！”

童年的夏天感觉特别热，没空调，也没电风扇，太阳落山后，院子里的人都把竹床、竹椅子搬到屋外乘凉，祖父就开始讲故事了。特别是我们小孩，围在他旁边，听他讲鬼神故事，想听又害怕，有时候听到恐怖故事我们都会惊叫起来，而祖父通常哈哈大笑，问我们怕不怕？那时候的我一直相信我祖父讲的故事，并且听他讲故事我很入迷。祖父的鬼神故事也成了我童年最悠远的记忆。

祖父嗜茶如命。那个时候茶品种不多，在我们家也只有绿茶。小时候，我们姐妹俩上火喉咙痛，爷爷让我们喝陈茶降火；牙疼，爷爷让我们吃陈茶叶消炎；吃太饱胃胀气难受，爷爷让我们喝陈茶化食消气。我妈经常说：“你爷爷就是‘单把药’，啥小病都用陈茶叶。”那个时候年幼无知，不知道陈茶叶到底有多少功效，但真心喜欢那种涩涩、爽爽、回味有点甘甜的清味儿。

小时候受祖父影响，我也喜欢上了喝茶，直到现在，喝茶也就成了我每天不可或缺的生活习惯。

又到清明日，回忆就像潮水汹涌在心头，点点滴滴忘不了！

清明日，思念别无居处，只有填写诗词，用文字来祭奠我生命中久久不能忘怀的亲人。

一年生死两茫茫，常思量，不能忘。阴阳相隔，无处话凄凉。今生祖孙缘分尽，忆往昔，泪满眶。

梦里常醒总忆起，窗门边，正挥手。万般思念，只剩泪千行。料得年年清明日，肠断时，想爷爷。

又清明，想爷爷，梦里总是相见。长思念，自难忘，此情难问天。红烛泪，香叹息，不道死别正苦。一滴滴，一缕缕，凄凉无话语。

人间四月，看草长莺飞。清明时节，想爷爷奶奶。浊酒垂泪无言，阴阳无通音问。山锁愁眉，花影零乱。坟头培新土，思念成叠，万千惆怅，湮没黄尘。

父亲的脚步声

■陈永利

又临近清明节，我不禁又想起父亲。啪哒、啪哒……那是父亲稳健而有力的脚步声，它让我踏实、安稳……可是他的声音却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……直到消失。父亲走了，带着我们的悲伤和怀念走了。怀念父亲那可亲可敬的形象，惦念父亲那慈祥的面孔。15年了，可以冲淡很多事情，带走许多回忆，却永远带不走对父亲的思念……

父亲中等身材、国字脸、平头发、眼睛不大，但眼神总是那么威严。他走起路来，鞋跟始终先着地，发出一种啪哒、啪哒的声音，每当夜深人静时，发出的声音清脆而响亮。

记得小时候，我家租住于背靠河边30平方米左右的木结构房子，一到台风季节整幢房屋都在摇晃，尤其在夜里，总让人感到一种恐惧。

一天傍晚，台风来了，风裹着树叶在屋外飞舞，风吹打着电线，发出呜呜嘶鸣声，像一群野兽在咆哮怒吼，窗外一道亮光闪过，一声滚雷“轰隆隆”作响，仿佛整幢房子被炸裂似的。我躺在床上，惶恐不安，不敢出声，当听到“啪哒、啪哒”的熟悉声音，我就知道父亲回来了。我伸出两只小胳膊欢叫起来，父亲到家了，他总会抚摸一下我的额头，把我的胳膊放进被窝里。此时，闻到父亲身上淡淡的烟味，接触到父亲温暖而有力的大手，我才会安稳地睡着。

父爱如山！一个不会溺爱我们，不擅长表达情感的父亲。每当夜深人静时，为我们盖被子；在空闲时候，教育我们做人的道理。不需要什么言语，他的爱如山，包围着我们……

魄力，一种威信，很小时候我从父亲身上就体会到了。他是一名企业领导，在上世纪70年代，顶住各种压力，大胆启用一批有文化、懂技术、有经济头脑的人才，硬是把一个濒临解体的生产木制品企业，转型成为生产机械产品的企业，不断创新推出一系列车床、印刷机械等产品，在国内供不应求，曾远销东南亚等国家。

父亲的一生，日夜为企业，为我们操劳着，不管有多困难的事情，他都自己担当。不管遇到什么挫折，从不低头，他是我们的榜样，是我们心中的英雄。从来没有听到父亲喊累，从来没有看到父亲沮丧，直到退休都没有过上几天舒心的日子。

忽然有一天，父亲病了，病得很严重，父亲不再像以前那样有活力了，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昂首阔步了。憔悴、疲惫、苍白、苍老了……父亲在病危期间，还念念不忘党的培养，临终嘱咐我们把他平时省吃俭用的5000元作为党费交给当地党组织，同时叮嘱我们齐心协力把企业办好，为社会多做点贡献。感动，感激这位老人，他就是我最敬爱的父亲。

15年了，在我心中始终能听到他那啪哒、啪哒……坚定而有力的脚步声……